

序：山海交錯在香港

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

有朋友來香港，但凡是比較年輕，或身體比較健朗，停留時間比較久的，對商場購物之外的世界有興趣的，我都會問一聲，周末跟我們一道去行山，好嗎？朋友的反應，往往都是吃了一驚，行山？香港除了在中環、銅鑼灣、尖沙咀，逛逛商場，到名牌店裡挑幾件鍾意的服飾，乘坐纜車上太平山、上昂坪，到海洋公園看看熊貓，玩玩迪士尼公園，此外，還有甚麼郊野，有甚麼山巒丘壑，需要撥出一天的時間，值得一行的？

我時常覺得，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了十五年，向內地開放自由行也七八年了，大陸同胞對香港的印象，似乎和艾敬在回歸前唱紅的《我的1997》差不多：「1997快點兒到吧，八佰伴衣服究竟怎麼樣？1997快些到吧，我就可以去香港啦！1997快些到吧，讓我站在紅磡體育館。1997快些到吧，和他去看午夜場。」且不管香港還有沒有八佰伴，紅磡體育館是不是體育館，午夜場到底是幹甚麼的，在外地民眾的心目中，香港就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，雷打不動、颱風刮不走的紅塵十丈，是LV包包、Hermes圍巾、Salvatore Ferragamo皮鞋的購物天堂，是參加明星演唱會的狂歡場，是可以通宵達旦花天酒地的好地方。行山？有沒搞錯？

其實，不只是外地來港的遊客，連許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在香港生活一輩子，平時朝九晚五打工，閒來歎歎早茶與午茶，吃吃蝦餃燒賣叉燒包，打打麻將賭賭馬，也都不曾涉足香港郊野的青山綠水，不曾徜徉在山海交錯的美景，不曾觀賞過朝暉夕陰的岡巒與灣澳。

的確，香港的郊野風光不是鬼斧神工的奇景，不會讓你歎為觀止，不屬於世界奇觀之類，上不了世界自然遺產名錄。在香港行山，你不會看到尼加拉瀑布或伊娃蘇瀑布的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，你也不會看到玉門關之外的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。香港的郊野風光，沒有張家界的峰巒奇詭，也沒有九寨溝的玄潭幽深，但是，香港新界灣澳蜿蜒曲折的跌宕，以及山海交錯所呈現的光影繽紛，卻靜靜等在你的後院，只要你背起行囊，走上半個小時，就進入了層出不窮的驚喜。有時我不禁會想，世界上還有甚麼國際大都會的居民，比香港人更幸福，更容易離開石屎森林的喧囂與污染，轉身就能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？就能進入王維《鹿柴（砦）》的詩境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

不久之前，我帶領行山的朋友，從西貢郊野公園的北潭凹，翻越幾個平緩的峰巒，走向西貢北端的高流灣。先是經過廢棄的赤徑村，流連在傾圮的斷垣殘壁之間。眼前是清澈無人的海灣，海浪輕輕拍打沙岸，似乎是在呢喃，物是人非，天荒地老，閱盡蒼生。岸邊萌生了紅樹林幼苗，逐漸蔓延到潺湲的溝澗，不知道再過多少年後，是否會變成一片海岸的叢林。在一片山坡後面，我們找到了隱蔽在樹叢中的山徑，撥開藤蔓與叢莽，攀爬上濃蔭覆蓋的山丘。穿過了山丘的樹叢，眼前一片開朗，原來到了山嶺東側的大坡，看到了直下一兩百米的豁谷，以及連綿不斷的山巒，蒼翠欲滴，顯示了不同層次變化的青綠色調。翻過這片長坡，登上一個山口，就可以看到大灘海與赤徑口的海面，極為戲劇化的躍登到眼前，就像舞臺的帷幕驟然打開，光彩耀目的美麗新世界突然展現，讓你猝不及防，有如梁啟超讀到龔自珍的詩句一樣，「若受電然」。攀爬的勞累，摔跤的鬱悶，經歷的危險，全都得到了最大的報償，也對俗話說的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

人」，得了一種全新的解釋。回頭一看，蚺蛇尖的高峰直插天穹，見證了我們行山的樂趣。

你可曾在香港的郊野，經歷過山海交錯提供的美感，讓你融入天地自然的和樂？沒有的話，去行山吧，試試。